



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

中国人的大局观 (连载 79)

穆涛

我对反粒子肤浅的理解是，有一个正数，就有一个相对应的负数，中间至少隔着一个零。正数和负数不是一分为二那个层面，更不是正数是正确的，负数是倒行逆施，有时恰恰相反。负数的可贵之处，在于难于被发现，难于被捕捉到。人们整天为反数奔忙，疏忽了相对应的那个客观存在，就埋下“昏于利害”的种子。

子不语

袁枚在《子不语》中，记述了三个鬼故事。尽管都是不着边际的道听途说，但文字的背后，潜隐着世道人心的一些硬道理。

偷酒的夜叉

滦河的上游叫闪电河，再逆流上溯，就到了发源地，内蒙古草原与河北山地的混成地带，风貌奇异，风啸常年不止。河水经多伦县折头向东南，走承德，穿燕山，沿迁西、滦县、卢龙，在乐亭县汇入渤海。《水经注》里记载滦河为“濡水”，由发源地写起，“濡水从塞外来”，一直到入海止笔。整条路线图被描绘得婉转跌宕，九曲回肠。

在中国古代，凡入海的河流都尊为大河，皇帝每年要亲祭的。皇帝祭“四渎”，黄河、长江、淮河、济水。滦河入海却不在其列，是因为这条河的“出身”，“濡水从塞外来”。在秦汉之前，塞外是匈奴人的领地，与中原相抗拒。

滦河出燕山之后，到入渤海之间，如今是唐山和秦皇岛的地界。在清朝，这一片区域称直隶永平府。河水进入这一阶段，势头汹涌，浩大湍急，急流之间有险象，这一桩故事就这样发生了。

渤海龙王脾气不好，但谱大，好铺排，每年都要修筑龙宫，增置楼堂馆所。所用的工程材料，均走水道由滦河运达，担任河道运输总管的是黄白二龙。燕山古北口内生一种百年老树，这是龙宫的重要建材。龙王选用建筑木材，与人世间不同，

不仅取树干，还要有枝丫，而且须是“百枝木”，每棵树一百条枝丫，多一枝少一枝均不可。龙王派遣一位夜叉在山地督查选定树木，并司职守。百枝木砍伐妥当之后，由黄白二龙负责运走。

“百枝木”在滦河水中运输，是直立航行的，树枝上悬挂着一盏红灯，但凡人的肉眼只见灯不见树。关外的商客贩木材进关内，要等到每年滦河水势高涨时候，方能放木排顺流运输成行。商人们以红灯为航标，尾随而行，可以安全避险。就这样，人神两安地过了多年。

夜叉是护法神，也称“捷鬼”，行动神速，可以超音速飞驰，千里万里一念即到。夜叉面貌独特，两只眼睛在脸上不是横列，而是上下竖排。坊间比喻女子为“母夜叉”，不是指丑陋或凶狠，而是形容性格不稳重，脾气随时爆发。夜叉脾气是差了一些，但心态达观，也乐观，震慑人而不祸害人。由夜叉担任基层领导，对老百姓是一种福音。龙王选任干部，还是挺有水平的。

长话短说，这一天，“百枝木”运抵龙宫后生了变故，验收时发现缺失一枝。一路倒查回去，问题出在原产地。龙王大怒，责令夜叉寻找。夜叉做样子的功夫非同小可，接到上级指令，执行起来不过夜的，雷厉而行，一时间风雨大作，山石皆飞。样子做足了之后，夜叉潜入一山民家中，把酿造的八缸酒，一夜偷喝个干干净净。山民们恐惧再有可怕的事发生，连夜伐了一棵“百枝木”置于滦河中，故事就这么有头有尾地结束了。

这位夜叉，以这样的方式了断一件惊天的大案子，够智慧的。

贪酒鬼

一个杭州人叫袁观澜，四十岁未娶。邻家女儿靓丽出众，一来二去两人私订了终身。邻居却嫌袁观澜家境贫寒，严厉割断了两人的往来。女儿心忧成疾，病弱而逝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袁观澜夜夜以酒浇愁，无声而泣。这一晚又持酒独酌，恍惚间，见墙角里，半蹲

着一个蓬头人物朝他微笑，手里还牵着一根官绳，却看不见牵着什么。袁观澜初以为是官府的差役，招呼说：“老爷，想喝一杯么？”蓬头人连连点头，于是倒了一壶端过去，他嗅了一下，却不肯饮。又问：“是嫌凉么？”又点了点头。袁观澜把酒热了，再端过去，蓬头人仍是嗅而不饮，却一嗅再嗅，渐而满面通红，口大张着，不再合上。此时袁观澜已知其是异类，壮着胆子把杯里的酒慢慢倒入张着的口中，每倒一滴，蓬头人身子一缩，一壶酒倒完之后，身子小如婴儿，痴迷不动，但官绳仍紧握在手中。袁观澜牵动官绳，见到那一端系着的竟是邻家女儿。欣喜之中，急忙搬出酒瓮，把蓬头人投入其中，又画了八卦符镇压锁定。

一切料理妥当之后，解开官绳，与女子相拥入室，拜堂成亲。年壮正四时的袁观澜，全不惧此时的邻家女已然异类，精神倍发，女子更是悲欣交集，海枯石烂不顾一切。两情不舍，一个背水陈兵，一个魂牵魄萦，受尽了煎熬的一对痴男怨女，隔着尘世做了被底鸳鸯。

这女子也是稀奇，夜里声形俱现，太阳升起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，这么半阴半阳的日子过去了一年。有一天，女子兴奋地告诉袁观澜：“我终于可以再生了，与君郎做一世光明正大的夫妻。邻村有一个富家女，明天天气数告尽，我可以借她的身体复活。君郎按照我的办法去做，还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陪嫁。”

第二天，袁观澜赶到邻村，果然见到一户人家刚刚丧女，他对悲痛欲绝的父母说：“如果你们把女儿许配与我，我有丹药救活她。”全家大喜过望，当下答应了婚事。袁观澜让一家人回避，俯身在女子耳畔低语了片刻，女子竟跃然起身，活泼如初。全村人都跑来祝贺，敬天谢地贺新人。当天就操办仪式入了洞房，一件丧事化成了喜事。

这故事看着荒唐，却也是在讲一个道理，两个真心相爱的人，是能感动天地的。造物主派了贪酒的差役，做了一回稀里糊涂的月下老。

(未完待续)

女人岁数大，会把男人放在心尖上。



现实主义长篇小说

长安

阿莹

(连载 157)



但她只是在心里默想着，走出了校园还在想着，人生的路真的难以自己选择，这个红向东是毕业留校的青年，分配到校办工厂当了技术员，年龄应该比她大三岁。噢，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？似乎临出门红主编还拍拍她的肩，意味深长地朝她挤挤眼，那撩人的微笑像跟连福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也喜欢这样温情脉脉地对着她的脸，盯得她几乎忘掉了思想，只剩下一个朦胧的轮廓了。

这是一种什么微笑呢？似乎也有点坏坏的感觉呀？忽小月脸红了，仿佛又坠入一种忘我的状态，想抓住天上飘下来的相思豆，放进嘴里永远地含下去，让甜甜的感觉浸润每个细胞。但红向东却怔怔地盯着她的嘴唇没有动，这个榆木疙瘩，难道还让人家姑娘主动上去咬住你嘴唇吗？忽小月觉得女人绝不该这么贱的，谁知道他知晓了肚皮伤疤会有什么反应？于是她把酒窝一抿转身走了，但她走得有点迟疑，脚下似乎变得很沉重，走出学校大门就开始后悔不该妄想了，自己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纯洁的姑娘了。

那天，她回到抄写室就没睡觉，一直在思考红向东的眼睛和焦克己的叹息。红主编说了，这一炮如能打响，就发展她为战报的特约通讯员，有了那样的身份，别人就不敢用余光睥睨了吧？是啊，在这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驱使下，她从焦克己的办公室回来，就一直趴在桌上撕啊写啊，把一沓信笺都快写完了，等到天蒙蒙亮了，写到最后一个惊叹号，她又默读了一遍：火箭弹研制陷入了泥潭，上述问题扯来扯去，何年何月才能装备部队？我军士兵用啥与敌人坦克抗衡？这句结尾铿锵有力，她很是得意，本来在最后还写上了“忽小月”三个字，但她想最好是焦克己和忽小月两人的名字，可她一提笔，却想到了讨厌的哥哥，就一把涂掉了。

她后来才知道那篇文章被焦克己的老婆贴出去了，似乎小字报在宣传栏上有点格格不入，像上不了台面发牢骚，但贴出去也就贴出去了。当厂前区有人开始稀稀疏疏上班，有人开始默念“苦恼”的文字，她抑制住激动悄悄站在人群里，好像没听见有人叫好，也没听见有人贬损，自己心里竟有些忐忑了，想着要不要再抄一份大字报，天黑后把小字报覆盖了。没想到下午时小字报被人撕了，可刚刚过去一夜，又通知她要重抄一份大字报，而且无论如何要今天再贴出去，要让明天省上的检查人看见。呵呵，自己不经意的一个举动，竟得到了省上的关注，这让她压抑的心情变得舒朗了。而且她本来还在纠结，那红主编已答应周末来看她写的大字报，文字潇洒，一笔一画，比那张小字报强多了，若是人家来了什么也看不到，还真不好给人家解释呢。

现在好了，又写完了，一切一切的纠结似乎烟消云散了。忽小月抄好之后，喊来满仓和小河南贴到车间的宣传栏上，她已跟黑妞儿约好了要去洗澡，语音刚落就看见胶东女来了，胳膊还夹着一只绘满牡丹花的脸盆。满仓看了劝说：那小字报都被人撕掉了，这张大字报一定会惹人。可听说黄老虎已经给予了肯定，连连叹气不好再阻拦了。黑妞儿看了也说：还是你们老爷们儿去贴吧，等贴完回来，我们也差不多洗好了。

七十三

两个美丽的女人，连说带笑地进了车间的小浴室。听到铁门在外边咔嚓一声锁上，忽小月便穿着红肚兜，打开了一个莲蓬头，温热的水汽冲到水泥地上，溅起一层雾腾腾的水沫。黑妞儿不客气地把头伸到淋浴下，一边打着肥皂一边问老乡：俺看你今天喜滋滋的，有啥喜事告诉姐呀？忽小月站在淋浴外看着黑妞儿的水影说：什么喜事呀，昨天下午叫焦瞎子老婆给腌腌了。黑妞儿嘻嘻说：那个女人满脸疙瘩，就适合小山东去收拾。忽小月苦笑说：你这么好的身材，哪个男人看见了都想收拾的。黑妞儿揶揄道：那你哥见过，咋就没兴趣？

忽小月不由得笑了：那是你太笨，听说他就没敢脱你衣服，嘻嘻，你就不会自己脱呀，他要见了保准没魂了，保准跑不动了。黑妞儿双手揉着满头白沫闭着眼睛说：你当时咋不给姐说，现在才说，晚了。忽小月把肥皂塞到她手上说：你还用肥皂洗头啊？要用香皂，满身香味。黑妞儿故意讥讽：你就喜欢男人围着你噢，你瞅那猫叫春，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骚味儿，月月你是不是最近有啥情况呀？

忽小月一边帮她搓头发一边回应：你说女大三抱金砖，是真的吗？黑妞儿惊奇地把头伸进淋浴：这还不知道？女人岁数大，会把男人放在心尖上。

忽小月也把香皂抹到头发上问：黑姐啊，你都这个年纪了，我看你也不着急，想一直这么单下去呀？

黑妞儿把头从淋浴伸出来：俺跟你不一样，俺有男人。忽小月吃惊地问：你有男人？我咋不知道？黑妞儿说：俺男人就是你哥呀，从道理上说，俺是大房，靳子只能算二房。忽小月故意摸着黑妞儿的额头说：你发烧了吧？尽说梦话，还梦想回到解放前？

(未完待续)

一场千年中国社会大变革 一代陕北知识分子大觉醒

长篇小说

大陕北 (连载 92)

姬晓东

“那找我干吗？”马伯雄问，看着王家千金，想起唱小曲的小翠，想起绥德客栈里的兰花花。啥人人生而平等，能平等吗？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天起，握在手里的东西就不一样。所谓的平等，是在奔向人生的终极路上，追求生命、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平等，真正的平等，就是最后的归宿地最平等。

“您不是说过，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请教？”

“我不是老师了。”

“东街小学的老师，我才不愿意找他们，我要找有境界、有思想的，咯咯。”王玛丽灿烂的笑，能溅出火花。

“今天是啥问题？”

“是关于、关于爱情的，您说爱情有没有地域、身份的限制？”王玛丽显得天真烂漫。“这、这样的问题，我还没仔细考虑过。”马伯雄嗫嚅地说。

“哈哈，您脸红了。其实我知道答案，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，不，是灰姑娘与王子，也不对，是……”

“玛丽，咋来这儿？别影响马局长办公。”王县长笑眯眯进来，对女儿嗔怪道。

“县长，没关系的。”马伯雄说着，心想眼前的王县长，已经一扫以前牛皮哄哄还蛮不讲理的架势，变得慈祥可亲多了。

王县长放下份榆林发来的文件，是关于在学校开展“三爱”活动，即爱一个政党，国民党；爱一个主义，三民主义；爱一位领袖，蒋介石。“这可是当下教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。蒋介石为‘统筹抗日’，重新成立了‘军事委员会’，并亲自担任委员长，需要树立威望，维护党政军的绝对领导。”

“三民主义教育之前实施的‘党化教育’的翻版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？”马伯雄翻着文件说。上任以来，他找来所有的教育文件认真研读，“四一二”以后一个多月，蒋介石在南京召开“五四”运动纪念大会，首次提出“党化教育”概念，在国民党的指导下，求得教育的革命化、民众化、科学化和社会化。但是在众多进步人士的抨

击下，被三民主义所取代。现在又卷土重来，显然是一种复辟和倒退。

“马局长，你年轻，不懂里面的渠道道。华夏五千年，历朝历代就是个碾盘，碾盘有大有小，上面碾压的谷子、糜子有多有少，种类也是不同，但绕着的轴心是一成不变的，那就叫统治者，掌握核心权力的人物，远如秦始皇、唐明皇，近如袁世凯、蒋介石。宪制再好，也是为他们服务的，不符合就改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”王县长振振有词地说。这番话在一般人跟前是不会说的，说给马伯雄，是把他没当外人。

“我明白了，尽力照办吧。我还有一些想法，请示县长。”

心情大悦的王县长让马伯雄讲，他就把万仙如的建议，简明扼要讲了，刻意隐瞒了课改的部分，党化教育政府也要换了“马褂”进课堂，科学、民主、平等和人权这些了，走不到校门，就必死无疑。

“农村办夜校，那很好玩，马老师，你让他们赶紧办，我要去上课，当老师。”一旁默默聆听的王玛丽，突然出了声，把忘了她存在的两人吓了一跳。

“咋还不回家？”王县长问。

“我还有问题等着跟马老师提呢。”

“回去，你爸布置完工作，我要到学校具体落实，我们改天好不？”马伯雄哭笑不得，只得征询道。

“改天再来，这可是你说的。”王玛丽说着，终于蹦蹦跳跳走了。

“还是你当过她的老师，有办法。我

们刚讲到哪了，对，是建议。恢复三民二中是好事，我现在就表态支持，经费上也说好说，尽力而为。至于夜校，也表态，不行。要关闭，所谓的夜校，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，背后统统是共产党在操控，拉拢民众，蛊惑人心，跟政府唱对台戏。”

马伯雄无言以对，他考虑该如何告诉万仙如。

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
驻扎在陕蒙边界的万明星，像一个小学生，一字一句吟诵琢磨了半天的《渔家傲》，还是弄不明白，便问身旁的士兵小郭：“这首词是写我们这一带的人文风景，咋没提榆林、神木一个字，却提到小魏的家乡，遥远的湖南衡阳？”小郭和小魏是警卫排的士兵。

“提衡阳没错，因为大雁是候鸟，冬去春归，这个季节就要飞到衡阳了。”小郭说。“小郭，这个范仲淹是干甚的，把我们守边人写得也太凄惨了吧。”

见营长的兴趣来了，小郭很高兴，讲起了自己的感受，说文学作品嘛，总要渲染和夸张。这个姓范的可了不得，是一千多年前北宋的大政治家和文学家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就是他在《岳阳楼记》里的千古名句。小郭是米脂人，念过几年私塾，能背诵许多古典名篇，算个识文断字的秀才。

(未完待续)